

现代中国

学术论衡

● 钱穆



现代中国学术论衡

钱穆著 / 岳麓书社

责任编辑：石冰玉
装帧设计：许康铭

现代中国学术论衡

钱穆著

岳麓书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1986年5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2次印刷
字数：180,000·印张：9.125 印数：2,501—12,500

ISBN7-80320-001-7/G·1

书号：16285·64 定价：1.55元

《凤凰丛书》总序

俗说凤凰不死，
死后又还会再生。

——沈从文

3/12/06, 06

这套小书取名《凤凰丛书》，因为凤凰和龙一样，都是中国观念的产物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。龙被捧得太神圣了，颇有点吓人，不是随便好搬弄的。凤凰则从来没有被赋予那么高大的权威和政治意义，使人觉得可爱多于可敬，和这套小书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比较合拍。

《凤凰丛书》专刊旧籍，不收新作，内容主要是：

一、有文化积累意义或学术艺文参考价值的一九一一至四九年间的旧籍。

一、海内外关于中国、中国人、中国文化的研究著作和记述，当然也包括近现代人物的传记。

一、可以称为文史资料的海内外报刊、文集的辑录和

汇编。

一、文化史、自然史、民俗学、中外交通史等方面的资料。

《凤凰丛书》的宗旨是宽容。入选之书，着重在史的价值和文的趣味，不一定代表编者和出版者的观点立场，不必要都打上五爪金龙的印记。

西方传说中也有所谓“凤凰”(Phoenix)，活满五百岁时，聚香木以自焚，从火中而新生。可见一件东西只要真有人喜欢，人们就不会愿意它永远死去。一本书或一篇文章，也是如此。

《凤凰丛书》切盼得到大家的帮助，欢迎大家提供选题，参加编辑，使它能活得稍微长久一点。伊斯兰神话中的“西摩尔格”，也是一种华丽的神鸟，“上帝把它创造得十全十美，但后来它变成祸害并被杀死”(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)，但愿我们的凤凰的命运会比它好。

丛书主编：钟叔河

编辑：鄢琨

1986.5.20

出版说明

《现代中国学术论衡》，为现居台湾的钱穆先生一九八三年所著。先生字宾四，江苏无锡人，民前十七年（一八九五）生。民国元年在乡村任小学教师，后历任中学及燕京、北大、清华、北师大、西南联大、江南等大学教职，一九四九年后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，一九六七年定居台湾。钱氏对经、史、子、集博学宏通，著述丰富，有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》、《秦汉史》、《国史大纲》、《先秦诸子系年》、《史记地名考》、《孔子传》、《论语新解》、《庄子纂笺》、《庄老通辨》、《朱子新学案》、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、《理学六家诗钞》等。

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学、艺术、宗教、哲学、政治、思想、科学、教育、历史诸方面颇有研究。《现代中国学术论衡》，以中国重和合会通、西方重分别独立为基本论点，歌颂了中华五千年之民族文化、民族传统及民族精神，阐明了中西学术思想之相通及相异处。我们将此书介绍给国内读者，但愿它能对中西文化学术之比较研究能够起到集思广益的作用，同时还能在促进海内外炎黄子孙一家人的学术交流方面有所贡献。

目 录

序	(1)
一 略论中国宗教	
(一)	(7)
(二)	(17)
二 略论中国哲学	
(一)	(27)
(二)	(35)
三 略论中国科学	
(一)	(46)
(二)	(56)
四 略论中国心理学	
(一)	(70)
(二)	(85)
五 略论中国史学	
(一)	(101)
(二)	(110)
(三)	(123)
(四)	(135)

六	略论中国考古学	(151)
七	略论中国教育学	
	(一)	(161)
	(二)	(171)
	(三)	(180)
八	略论中国政治学	
	(一)	(183)
	(二)	(193)
九	略论中国社会学	
	(一)	(201)
	(二)	(211)
十	略论中国文学	(227)
十一	略论中国艺术	(238)
十二	略论中国音乐	
	(一)	(254)
	(二)	(262)
	(三)	(269)
	(四)	(277)

序

文化异，斯学术亦异。中国重和合，西方重分别。民国以来，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，务为专家，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。循至返读古籍，格不相入。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，不可不加以讨论。

晚清之末，中国有两大学人，一康有为，一章炳麟。其时已西化东渐，而两人成学皆在国内，未出国门一步。故其学皆成旧传统。康氏主今文经学，章氏则主古文经学。而世风已变，两人虽同治经学，其崇儒尊孔之意实不纯，皆欲旁通释氏以为变。康氏著有新学伪经考、孔子改制考，并自号长素，其意已欲凌驾孔子。其为大同书，虽据小戴礼记礼运篇大同一语为号召，但其书内容多采释氏。惟康氏早已致力实际政治，谋求变法维新，故其宏扬释氏者并不显。章氏以为文排满下狱，在狱中读释氏书，即一意尊释，而排满之意则无变。自号太炎，乃尊顾炎武之不仕清廷，而亦显有凌驾顾氏之意，此下著书，皆崇释抑儒，孔子地位远在释迦之下。如其著国故论衡，一切中国旧传统只以国故二字括净。论衡则仅主批评，不加阐申。故曰中国有一王充，乃可无耻。其鄙斥传统之意，则更昭之矣。惟其书文字艰拗，故其风亦不扬。

章氏去日本，从学者甚众，然皆务专门，鲜通学。惟黄

侃一人，最为章氏门人所敬，则以其犹守通学旧轨。康氏门人少，惟梁启超任公一人，早年曾去湘，故亦受湘学影响，知尊湘乡曾氏。先创新民丛报，后改为国风报。创刊辞中大意谓国风相异，英法皆然，中国亦当然。其识卓矣。后为欧洲战役史论，叙述当时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来源，提纲挈领，要言不烦。如任公，实当为一史学巨擘。惜其一遵师旨从事变法维新之政治活动，未能专心为学，遂亦未臻于大成。

及第一次欧洲战役既毕，任公游欧归来，草为欧游心影录一书。大意谓欧洲文化流弊已显，中国文化再当宣扬。其见解已远超其师康有为游欧归来所草十三国游记之上，而亦与太炎大不同。惜任公为学，未精未纯，又不寿，年未六十即辞世，此诚大可愧悼矣。

与梁任公同在北平讲学者有王国维静安。先治西学，提倡红楼梦。新文学运动受其影响甚大。然静安终以专治国故，名震一世。当时竞治殷墟龟甲文，而国维教学者，应先通许氏说文为基础。可谓当矣。惜静安亦不寿，先任公而卒，亦大堪惋惜。

胡适之早年游学美国，归而任教于北京大学，时任公静安亦同在北平。适之以后生晚学，新归国，即克与任公、静安鼎足并峙。抑且其名乃渐超任公、静安而上之。盖自道咸以来，内忧外患，纷起迭乘，国人思变心切，旧学日遭怀疑，群盼西化，能资拯救。任公以旧学加入新思想，虽承其师康氏，而所学实有变。适之则迳依西学来讲国故，大体则有采于太炎之国故论衡。惟适之不尊释。其主西化，亦不尊耶。

而其讥评国故，则激昂有更超太炎之上者。独静安于时局政事远离，而曾为宣统师，乃至以留辮投湖自尽。故三人中，适之乃独为一时想望所归。而新文化运动乃竟掩胁尘嚣，无与抗衡。风气之变，亦诚有难言者。

旧学宏博，既需会通，又求切合时宜，其事不易。寻瑕索疵，漫肆批评，则不难。适之又提倡新文学白话文，可以脱离旧学大传统，不经勤学，即成专家。谁不愿踊跃以赴？其门弟子顾颉刚，承康氏托古改制义，唱为疑古，著古史辨一书，尤不胫而走，驰誉海内外，与适之齐名。同时有冯友兰芝生，继适之中国哲学史首册之后，续为中国哲学史一书，书中多采任公诸人批驳胡氏意，其书亦与适之书同负盛名。对日抗战时，余与芝生同在湘之南岳，以新撰新理学手稿示余，嘱参加意见。余告以君书批评朱子，不当专限理气一问题。朱子论心性，亦当注意。又其论鬼神，与西方宗教科学均有关，似亦宜涉及。芝生依余意，增鬼神一篇。并告余，朱子论心性，无甚深意，故不再及。并在西南联大作讲演，谓彼治哲学，乃为神学。余治史学，则为鬼学。专家学者，率置其专学以外于不论，否则必加轻鄙，惟重己学有如此。于是文学、史学、哲学，及考古发掘龟甲文等各项专门之学，一时风起云涌，实可谓皆自新文化运动启之。

但适之提倡新文化运动，其意不在提倡专门，凡属中国旧学，逐一加以批评，无一人一书足资敬佩。亦曾提倡崔东壁，然亦仅撰文半篇，未遑详阐。适之晚年在台湾出席夏威夷召开之世界哲学会议，会中请中、日、印三国学人各介绍

其本国之哲学。日、印两国出席人，皆分别介绍。独适之宣讲杜威哲学，于中国方面一字不提。则适之所主持之新文化运动，实为批评中国旧文化，为新文化运动作准备。当时有唱全盘西化之说者。而适之仅提倡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两项。于宗教则避而不谈，又主哲学关门。适之有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”一语。其所假设者，似仅为打倒孔家店，中国旧文化要不得。一意广泛批评，即其小心求证矣。至民主科学两项，究当作何具体之开创与设施，则初未之及。亦别有人较适之更作大胆假设者，如线装书扔毛厕，废止汉字，改为罗马字拼音等。又如陈独秀之主张共产主义。适之对此诸端，则并无明白之反对。要之，重在除旧，至于如何布新，则实未深及。

政府播迁来台，而一切情势皆大变。中国旧文化、旧传统、旧学术，则已扫地而尽。治学则务为专家，惟求西化。中国古书，仅以新式眼光偶作参考翻阅之用，再不求融通体会，亦无再批评之必要。则民初以来之新文化运动，亦可谓已告一段落。

继此当有一大问题出现。试问此五千年抟成之一中华大民族，此下当何由而维系于不坏？若谓民族当由国家来维系，此国家则又从何而建立？若谓此一国家不建立于民族精神，而惟建立于民主自由。所谓民，则仅是一国家之公民，政府在上，民在下，无民族精神可言，则试问西方国家之建立其亦然乎？抑否乎？此一问题宜当先究。

又所谓分门别类之专家学，是否当尽弃五千年来民族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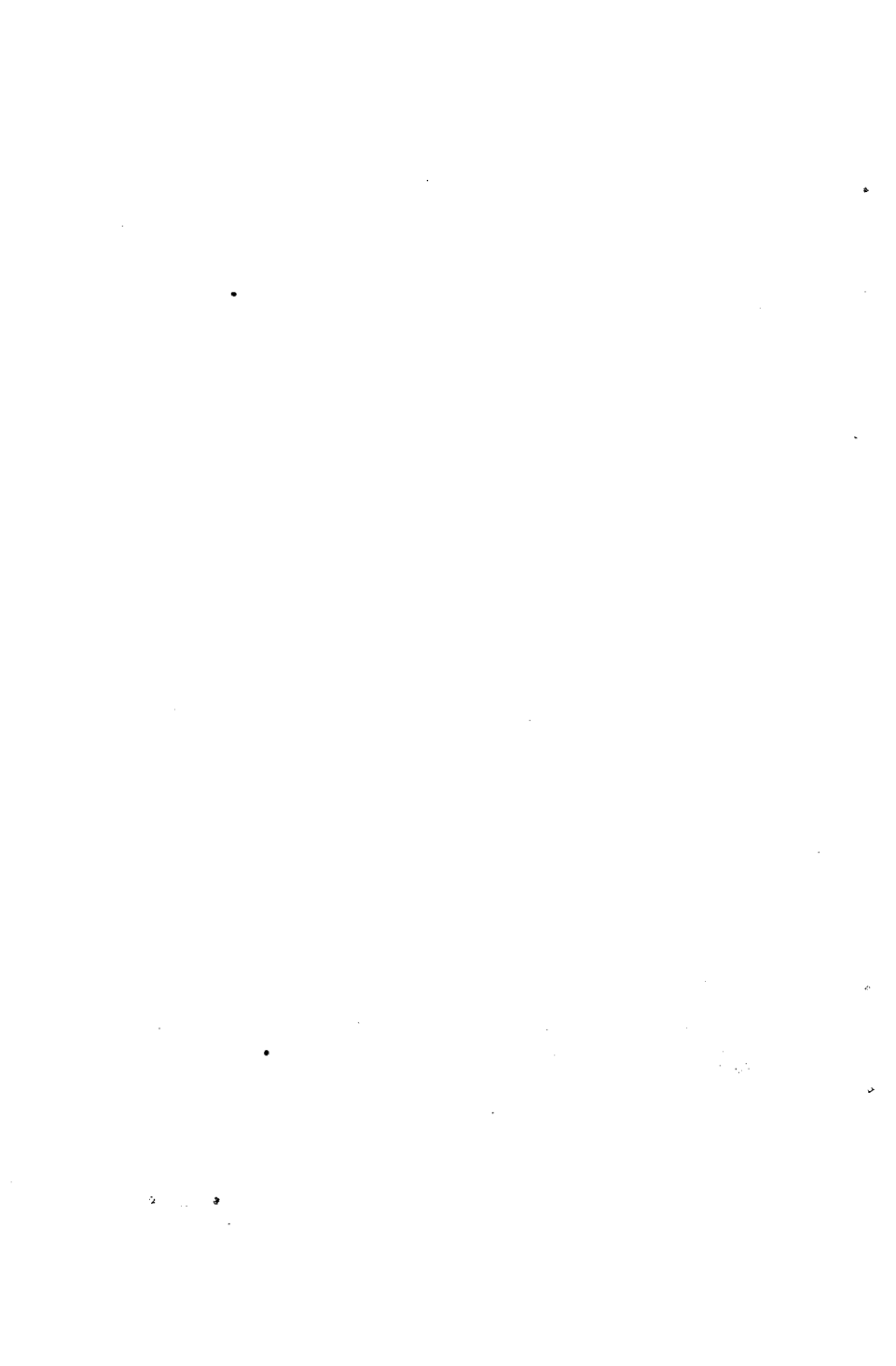
统之一切学问于不羁？如有人谓非先通康德，即无以知朱子。但朱子之为学途径与其主要思想，又何尝从先知康德来？必先西方，乃有中国，全盘西化已成时代之风气，其他则尚何言！

早于治朱子必先通康德之说之前，已有人主张不通西洋史即无以治中国史。于是帝王专制与封建社会之两语，乃成为中国史之主要纲领。又如谓非取法西方文学，即无以建立中国之新文学。于是男女恋爱武力打斗，乃为现代中国新文学必所共有之两项目。以此而言，一切学术，除旧则除中国，开新则开西方。有西方，无中国，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，亦如是而止矣。

余曾著中国学术通义一书，就经史子集四部，求其会通和合。今继前书续撰此编，一遵当前各门新学术，分门别类，加以研讨。非谓不当有此各项学问，乃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，主通不主别。求为一专家，不如求为一通人。比较异同，乃可批评得失。否则惟分新旧，惟分中西，惟中为旧，惟西为新，惟破旧趋新之当务，则窃恐其言有不如是之易者。

此编姑分宗教、哲学、科学、心理学、史学、考古学、教育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文学、艺术、音乐为十二目。其名称或中国所旧有，或传译而新增。粗就余所略窥于旧籍者，以见中西新旧有其异，亦有其同，仍可会通求之。区区之意，则待国人贤达之衡定。

钱穆自识于台北士之外双溪时年八十有九



略论中国宗教(一)

宗教为西方文化体系中重要一项目。中国文化中，则不自产宗教。凡属宗教，皆外来，并仅占次要地位。其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，亦均各有其不相融洽处。此一问题，深值研寻，加以阐扬。

宗教重信，中国人亦重信。如孝、弟、忠、信，五常之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惟西方宗教信在外，信者与所信，分别为二。中国则为人与人相交之信，而所重又在内。重自信，信其己，信其心。信与所信和合为一。孔子曰：“天生德于予。”中庸言：“天命之谓性。”易系辞言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”孟子言：“尽心知性，尽性知天。”中国人观念中之天，即在其一己性命内。所谓“通天人，一内外”者，主要即在此。离于己，离于心，则亦无天可言。故中国人所最重要者，乃为己之教，即心教，即人道教。

中国人亦非不重神，但神不专在天，不专属上帝，亦在人在物。孟子曰：“圣而不可知之谓神。”则圣人即是一神。周濂溪言：“士希贤，贤希圣，圣希天。”是圣人之更高境界，即当为一天人，即神人。圣之与天与神，亦和合为一，故尊圣即可谓乃中国之宗教。

中国人亦非不信有灵魂。古人言魂魄，魂指心之灵，魄

指体之能。又言人之死，骨肉腐于土，魂气则无不之。则魂魄虽和合为一，亦可分别为二。魄附于身，魂在心，乃可流散于外，有不与其躯体以俱尽者。其实躯体腐烂，亦化为气，同一流散。惟中国人之视心身则有别，即视魂魄有别，亦即视神物有别。中国人乃于和合中见分别，亦即于分别中见和合。虽有分别，仍浑然和合为一体。西方人天与人别，内与外别，仅主分别，不复和合。但谓中国人有和合，不再有分别，则亦失之。

人死为鬼，鬼与人有分别，鬼与神亦仍然有分别。人之生，其心能通于他人之心，能通于古人之心，又能通于后世人之心，则此心即通于天地而为神。但不能人人之心如此。不能如此，则为一小人，其死则为鬼，不为神。惟有共同之心，则生为圣为神，通于天，而无死生之别。中国古人称之为不朽。朽者在物在身，不在心。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，皆指心言。

人文之不朽依于自然之不灭。中国人亦言心气、性气、生气、魂气、神气。亦言天气、地气、山川之气。凡言气皆自然。又言才气，而不言德气。才亦人人俱有，见于外，属自然。德存于内，学养所成，属人文。韩愈言：“足于己，无待于外之谓德。”西方人亦言性，而不言德。德则为中国人独有之观念，而为其他民族所少见。神可有德，而鬼则无德。若其有德，则亦为神，不为鬼矣。

人死而魂气无不之，生者之心则追念不已，而希其归来，故有招魂之礼。又设为神位，希其魂气之常主于此而不散。

如生则魂气常主于身，今则以木代身，希魂气之常驻。至于躯体，则必朽腐，埋葬之而已。此为中国人重魂不重魄一证。但人死后是否有魂，此魂是否能归来常驻此木，此则有待人之信。西方宗教，信不求证。如上帝，如天堂，如灵魂，信其有，斯止矣。在科学与生物进化论上有种种反证，但宗教信者可以置之一旁不理不论。则宗教与科学及生物进化论，可以显相分别，而不害其各有存在，各有发展。但中国则不然。必求和合，凡信必求证，所谓无证不信是也。则人死之有魂气存在，又于何证之？曰：皆信之吾心，无反证即可矣。以信在心，无反证，即心安而理得，故可信也。

生人见鬼，东汉王充疑之。谓人有生死，衣服无生死，何以生人见鬼亦穿衣服？此之谓反证。但鬼是一具体，而魂气乃一抽象。具体可寻反证，抽象则不可求反证。魂兮来归，无反证可得，则可信之而心安矣。骨肉葬于土，恐有发掘，故设为坟墓，岁时祭拜，斯亦心安。祠堂神主，魂气所归，则可晨夕敬礼，其侍奉较之坟墓骨肉，殷勤尤远过之。

西方之上帝乃一具体存在，中国之天则属抽象存在。具体必求证，而上帝之在人世，则无可证。故耶稣言凯撒之事凯撒管，为其无可证，乃分上帝、凯撒而二之。耶稣钉死十字架上，乃凯撒事，上帝亦不能管。穆罕默德继耶稣而起，故使其信徒一手持可兰经，一手持刀，亦要管凯撒事，庶不致再上十字架。然而既持刀，而人世战争不必尽能胜，则上帝神灵岂不有反证？耶、回二教同一上帝，究竟孰真孰假，谁是谁非，此亦无证，但亦可互作反证矣。